

全華叢書

8



蘇平仲集卷之二

明蘇伯衡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雜著

分野論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乃爲始詳密謂秦爲

東井與鬼之分野魏爲觜觶參之分野周爲柳七星
張韓爲角亢氏趙爲昴畢燕爲尾箕齊爲危虛魯爲
奎婁宋爲房心衛爲營室東壁楚爲軫翼吳爲斗越
爲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
非古數也今其分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
也立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
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星
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
沈爲崇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

彗孛之氣以爲象則驗災祥於星土其法蓋古有之
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
東而玄枵則在子晉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
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爲可疑者杜預等
注旣莫能詳而鄭氏則謂國中之封域於星則有分
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旣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
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參之以度數毫分縷析
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埜相配之理卒莫有明言之
者嗟乎夫豈不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

圖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已疏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然則三代之分埜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埜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埜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埜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南東海徐吳越

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者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從衡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之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以天之北極爲天之首其體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羌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
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
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
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
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
有是名而舉以爲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
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
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爲列星而
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

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
星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
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曰纏之次舍此
蓋古法而歷家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
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
之說豈專係於是哉

問刑

或問曰聖人尚德不尚刑信歟曰信然則帝舜爲何
殛鯀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周公何爲戮蜚廉殺武

庚致辟管蔡孔子何爲誅少正卯曰德其本也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未嘗以之專造天下也而聖人至於無已而用刑也必本之以欽恤行之以哀矜欽恤仁也哀矜恕也恕故不喜刻而致深也仁故不加之罪而求其死也是故聖人之刑不徒曰刑而曰義刑聖人之殺不徒曰殺而曰義殺義者宜也在下者非不宜於天理不宜於人情不見刑見殺也在上者非宜於天理宜於人情不刑之殺之也宜於天理人情而後刑之殺之雖刑之殺之而無愧焉

不宜於天理人情而後見刑見殺雖見刑見殺而不
怨焉是故義殺舉而天下莫不畏威矣義刑施而天
下莫不遠罪矣帝舜在位所殛竄流放者鯀共工驩
兜三苗而已不聞他有所殛竄流放也周公相周所
殺戮致辟者蜚廉武庚管蔡而已不聞他有所殺戮
致辟也孔子相魯所誅者少正卯而已不聞他有所
誅也蓋德以刑而輔刑以德而去此所謂聖人尙德
而不尙刑也不尙刑體天也故曰天齊於民俾我一
日不尙刑保國也故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周道

既衰判爲十二析爲七國而刑日非古矣至於秦而極焉商鞅倡之李斯和之趙高從臾之呂政力行之胡亥成就之有棄灰之刑有偶語之刑有腹誹之刑有督責之刑有相收同坐之刑有見知故縱之刑刑人半於道上而尸積於市成陵自是以來有國家者耳目習熟謂刑不重奸慝不息也謂刑不重號令不行也謂刑不重紀綱不存也謂刑不重遠近不肅也故雖仁人之議刑寧過於重雖仁君之用刑寧失於重往往以刑而鼓其勢以刑而作其威以刑而濟其

怒以刑而繩其下甚者則以刑爲嬉而廟堂之上郡
邑之間朝夕之所務無非刑者夫刑故聖人之所不
廢也曷嘗以專造天下而後世奈何獨盡心焉喜刻
而致深加之罪而求其死其刑其殺果義乎果非義
乎果無愧乎果無怨乎曰然則三代以上刑愈省而
犯者愈寡三代以下刑愈繁而犯者愈眾何歟曰古
之刑用必得其當無罪有罪生死殊塗人心灼然知
所好惡則安得不愛重其性命如泰山也後之刑用
不得其當有罪無罪同歸於戮人心惛然莫知所趨

舍則安得不輕視其死生猶朝暮也是故人之重性命於泰山而重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重故亦自重也人之輕死生於朝暮而輕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輕故亦自輕也夫不此之思而戾戾焉有疾視其臣民之心而惟恐其刑之不勝也前刀鋸而後鼎鑊左鞭捶而右桎梏使無辜之徒駢首接迹以就死豈刑期無刑之道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則人之善惡顧所以道之者何如耳又安用多殺爲且牛羊犬彘雞

豚魚鼈人資焉以養生者也其於人也異類聖人之
殺之猶有所不忍也而用之必以禮焉殺之必以時
焉何至爲民父母視其同類曾牛羊犬彘雞豚魚鼈
之不若而忍於旦旦劓之刖之誅之夷之也雖能使
人屏氣股慄不能自必其性命而於國脈亦已傷矣
獸窮則噬鳥窮則攫況於人乎或者不堪其毒而羣
起恣肆以決性命於斯須不識能盡誅之否也昔人
有云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勢以刑張其亡也速故嬴
秦以刑懼天下傳國二世成周刑措不用歷年八百

此往事之驗也自古有國者其於社稷之靈長則皆欲同周之厯其於刑之輕用則不免効秦之尤此吾每觀前史未嘗不嘆其何心也曰然則如之何而用刑曰明德義以訓之謹好尚以儀之旌善良以勸之申命令以敕之而猶有不率不悛者焉於是擇其尤無賴者誅一以儆百是之謂張其勢以德不以刑用其刑以義不以勢

蘭雪軒銘

并序

天台陳庭學給事儀曹雖在繁劇而意度閑雅間則

退休一室取詩書而詠歌焉因扁其居曰蘭雪夫生
於深林者蘭也而其芳無遠不聞雨於窮冬者雪也
而其白垢莫能泮故聞蘭之芳者悠然而心神清挹
雪之白者凜然而毛髮竦人之於蘭未有不愛之而
於雪未有不畏之者也人之生斯世也行不脩而善
名無稱節不立而隨俗雅化不足起人之愛慕畏敬
殆二物之不若矣大抵善學者往往會萬物之理以
爲一己之用是故喬梓俯仰觀之而明父子之道棣
萼相承見之而得兄弟之情於風激雷厲而相益之

義以著於日昃月盈而持滿之方以寓於松柏而識
固窮之節於履霜而知防微之戒凡若此者未易以
殫述也古人之觀物如此則庭學之於蘭雪也夫豈
徒哉因其請爲著銘曰

有蘭菲菲有雪霏霏伊誰取之以爲軒名洵美陳生
式燕以安匪物之玩惟德是觀莫馨匪蘭莫潔匪雪
馨故不泯潔故不涅不泯不涅君子攸同匪玩乎物
德焉是崇和順中積英華外溢清白自持勢利莫移
匪蘭而馨匪雪而潔君子之風君子之節

全有堂箴

監察御史王君元輔以全有名其堂余知其有志於學也因其請爲作全有堂箴其辭曰

惟人之初生一而已焉及其至也爲智爲愚爲狂爲聖不啻天之與淵其何以則然豈不出固有之性能全與不能全乎於戲在我之天其孰能遷之奈何不勉以希夫聖賢有如斲喪而不克奉以周旋則處斯堂猶將局躋其將何以無愧於兩者之間也

桂衡孟平字箴

人之取則者三尺之衡權之設也有前有卻物之懸者有重有輕而凡銖兩斤鈞惟於衡焉是徵寡則低多則昂不低不昂斯得其平夫然後民情以服莫之敢欺亦莫之敢爭而衡之所以平則由其無物我之情斯衡也猶出於人之經營若夫人之具手足形也蓋有自然之衡與形俱生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又曰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惟人日用之間雖不能無情而能若斯衡之不用其情自一言一動以至於造次顛沛惟王道之攸行惟天君之是聽浩乎其無

適莫也泊乎其無將迎也蕩乎其無偏黨也澹乎其
無愛憎也漠乎其不作聰明也則事變之錯出於吾
前者雖轆轤而縱橫吾之視聽何至不免於營吾之
酬酢何患不得其正而吾之於踐形也庶幾其有逕
庭矣惟平惟衡我字我名天之與我者恒恐弗克奉
承而蚤夜以兢兢爾名爾字罔弗與余京余將致愛
助之誠夫安得不以父師之訓我者爲爾之丁寧
表文

代翰林院勸進表

伏以纘百王之正統莫大乎宅尊得萬國之驩心宜
先於建極蓋惟體元而居正斯足應天而順人是以
高帝開基甫四載而卽位於汜水世祖興復僅一年
而踐祚於鄱南雖遠略之不遑而不稱之是講義有
攸當道在隨時中謝欽惟躬膺厯數之歸德合乾坤
之大立符顓握江左首平黃鉞再麾潯陽遄定僭僞
兼收於漢孽提封奄奠於樊襄來享來庭南交廣西

隴蜀于疆于理左濠泗右河淮含齒食毛者咸懷僊

戴阻兵恃險者悉就誅擒推聖人兼愛之心委上將

專征之任義旗所指羣帥之內附肩摩仁聞所孚連
城之款降踵至蓋師出以律而民遂其生斯不戰而
屈人故大悅而歸已今則士誠梟首於闕下會稽通
籍於域中弓矢永燬輿圖載闢此皆二儀協贊以申
保佑之休百神効靈以開混一之運豐功盛烈之著
揆諸二帝則已多大寶鴻名之膺質諸兩漢則已晚
是雖聖明謙讓之節夫豈幽顯仰望之情臣念眷命
不可久違謳歌難以固拒輒陳愚懇冒瀆宸嚴伏望
仰體天心俯從人欲特頒明詔俾擇良辰講其禮而

正其名以其德而居其位則郊廟社稷萬靈永有所
主華夏蠻貊億載得以承事

國子學賀登極表

寶厯在躬應千齡之上聖瑤圖啟運得百姓之驩心

臨御云初謳歌爲盛

中賀

欽惟聰明天縱剛健日新

仗尺劍以定羣雄道符漢祖厯一紀而成大業功邁
唐宗陶匏繭栗以葺祀而上帝時歆詩書禮樂以造
士而下民祇若風行雷動敷治象於多方春育海涵
播仁聲於庶類仰正統之誕紹知景命之永延凡在

生成罔不慶賴臣等獲觀鉅典幸際昌期車同軌書
同文行同倫致治恭陳於善頌黨有庠術有序國有
學敷言願贊於成能

代翰林院賀登極表

皇穹垂佑誕錫貞符哲后挺生丕承正統華夷永賴
臣庶均驩中賀欽惟匹馬渡江六龍御極大明建國

八綆咸囿於照臨洪武紀元九域同歸於戡定於昭
駿烈有赫鴻猷臣等仰沐恩波叨居翰苑雲從龍風
從虎幸逢千載之昌期河出圖洛出書願啟萬年之

文運

中書省賀平杭湖秀越表

伏以近悅遠來率土歸聖人之德南征北伐無敵爲王者之師適瞻齊斧之特班適見捷書之洊至羣情胥慶一統維期

中賀臣

聞高帝開基載興齊楚之役

太宗啓運復加充寶之誅夫欲和眾而安民則必兼弱而攻昧事非得已兵不留行茲伏遇皇帝陛下智勇自天聰明冠世廓清區宇番禺衣被乎恩光循撫遐荒燹道上供其方物顧茲浙右尙阻華風爰致斯

赫之威用副侯蘇之望收海陽以遇其衝要定秦郵
以擣其腹心濠梁泗水舉若摧枯臨淮壽春取如拾
芥計益窮而負固地逾蹙而偷生宸慮彌切於解懸
戎車遂勤於再駕勢成犄角人效智能引領義旗親
黨之投戈恐後允懷仁聞謀臣之稽顙爭先茗雪首
平吳松繼下齒錢塘於郡縣登會稽於版圖崑山傳
檄而從距牙斯拔檣李攄誠而附蕃屏悉空叛將就
磔於藁街禁旅環攻其外郭茲雖天眷實出廟謨殲
厥渠魁佇看虞之不臈維其士女幸觀堯之授時

臣

等叨列星垣獲觀露布烟火萬里式歌神武之功干
羽兩階永底文明之治

代秦王府官謝表

伏以誕膺景命開車書一統之基眾建懿親爲宗社
萬年之計茲肇開於土宇遂董正於官寮

中謝

臣慙

觀夏商以及周漢方其授茅土於子弟孰不任忠良
爲股肱蓋凡前後左右之人罔非吉士則得脩齊平
治之術斯爲令王今神聖之膺圖仰皇王而取則方
立經陳紀之始爲宗子維城之規況秦國四封奄有

關內而形勢百二在其域中府署之開傅相之設固
將藩屏帝室豈惟保祐王躬宜得重臣以申器使臣
等經文緯武才不及於曹參博古通今學有慚於賈
誼夫何僥倖乃辱甄收茲蓋伏遇覆載等乎乾坤將
曲成於庶物高明齊乎日月靡求備於一人斯朽鈍
之微踪亦叨塵於華選臣敢不虔恭夙夜苟非唐堯
虞舜之道焉敢陳祗邇訓謨罔俾河間東平之賢專
其美

謚册文

懿祖諡冊文

代陶安學士作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孝
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宜
先於追遠祖功宗德禮莫大於正名蓋由積善而累
仁是致以家而爲國考文於古進諡在今伏惟皇曾
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脩身永念
於貽謀無黨無偏履道每期於垂裕昔陶唐上崇於
少皞而周武追王於古公思水木之有本原履霜露
而懷怵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於孝心惟顯號鴻名

乃克符於禮典作廟有奕鏤玉惟榮謹奉冊寶上尊
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陟降有臨神明如在繼志述
事敢云有道之曾孫啓土建邦永賴在天之列祖謹
言

懿祖妣謚冊文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孝曾
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人之大倫正始必
由於內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於尊親惟今日之光
華皆重闡之積累嚴脩禋享敬上徽稱伏惟皇曾祖

妣坤道順承壺儀雍穆儉遵澣濯德音夙著於宗姻
禮備溫恭慶系遠延於孫子實由中助丕顯前聞惟
種德於百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遂令眇質獲
履至尊爰考舊章式崇謚冊謹奉冊寶上尊號曰恒
皇后誕受帝祉永膺令名重翟禕衣莫遂生榮之願
關雎麟趾尙祈陰相之功謹言

制誥

代詹學士封靖西王制

朕惟寶融保五郡而事漢式彰推載之忱李績舉十

州以歸唐益著忠貞之節在當時之寵遇越常典以
褒嘉眷爾外藩忠於內附爲績旣懋其報宜豐具位
某曩在北朝屬爲近戚任維城之重寄乃胙土於遐
陬撫御合宜官府各脩其職業恩威並著部落咸賴
以安全茲朕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厯數之在審
於去就率先遣使而來庭籍其土疆不待興師以及
境知同馬援之識真主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
新命以示恩仍舊封而授任庶使守其祭祀豈惟保
茲民人於戲錫爵疏封不忘誠服之意柔遠能邇實

切寵綏之心尙思對揚益崇忠藎可授光祿大夫靖
西王仍給金印俾其子孫世世承襲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建庶官以臨萬國任莫重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
選必先於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驍勇器量雄深胸
襟韜略之奇被服詩書之雅早登華貫作鎮藩翰保
境安民待四方之底定提疆籍戶爰一旦而來歸明
炳幾先忠於內附蓋去留灼知乎天命肆危疑克斷
以人謀辭項從劉知同曲逆舍囂去述識擬伏波凡

我師徒束兵而下淮甸暨其士女按堵有如泰山靖
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彰効
順之勤式示輸誠之勸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
之賞既肇錫以殊恩奮國士之報以酬國士之知益
圖勲於顯効

潘興祖授飛熊衛指揮使誥

環衛之司實居左右勲舊是任用表勤勞具官某直
而能容剛而不撓方渡江之伊始卽杖策而來歸奮
前驅而擢彼南征列中堅而保茲東土奔走禦侮蓋

無戰而不從艱難備嘗斯有功而必錄戎旃再典獎
命薦膺綽有休聲既克副於望實誕加峻秩庶足展
其威名督騎士總材官任良重矣訓武經申兵法爾
其勉之

王弼授驍騎衛同知指揮誥

社稷之守必在於爪牙拱扈之臣視之猶心膂克茲
膺選實難其人具官王弼沉靜可嘉果敢無敵始列
右廣繼長千夫屬橐鞬而率先戎行時將十載聞鼓
鼙而克勤乃事勇冠一軍儋爵之恩愈隆汗馬之勞

益著迨茲升擢彌切倚毗帶礪山河朕不遺於故舊
功銘竹帛爾式克於欽承

頌贊

節婦黃氏旌門頌

并序

姑蘇吳縣之閭門里有旌門焉朝廷所以寵褒姚節
婦者也節婦姓黃氏名妙清歸姚氏爲諱榮之妻生
男女各一人而榮以病卒榮卒時節婦年二十有九
子文聰纔二歲貧甚力紡績以俯育或勸其更嫁節
婦曰夫死不嫁婦人之常況有子可從何爲而更嫁

此足一移我則匪人不聽後十二年張士誠入據姑蘇亂兵掠文聰以去數從人問消息比二年不聞問或曰異日者有子可無更嫁也今子俘矣無論死藉令生歸亦不可望不嫁將焉恃乎節婦曰我豈以子存子亡爲去留者哉終不聽又四年文聰始脫身來歸節婦驚且喜泣曰姚氏有後矣我死亦無憾後八年里蒼列其狀上於縣若府監察御史爲察實以聞制下旌其門爲節婦之門則洪武七年春三月也今節婦嫠居且三十四年年已六十有三文聰懼無以

侈上賜而昭示罔極聞伯衡嘗筮屬太史氏介朱恪
卽金華山中求書其事勒諸樂石伯衡惟唐虞三代
之世其教旣明其化旣成其民俗之美至於比屋可
封當是之時旌其門閭表厥宅里猶不敢緩然則所
謂樹之風聲使民益勸於善雖唐虞三代之聖人猶
不能不以之爲務也況當世降俗漓之後有天下者
不善其善以爲勸奚可哉皇帝受天景命君臨萬邦
凡有係於風化者輒加表異蓋以此也而姚榮妻黃
以貞節著聞蒙被寵褒如此是猶唐虞三代之民加

唐虞三代之令典矣遠近聞之其誰不感慕而興起
此所謂賞一而勸百者也不其休哉不其休哉夫推
明聖意而播諸聲詩者史氏之職也因不辭而爲之
頌頌曰天眷聖神民君民師匪曰治民亦欲迪之聖
神奉天式和民則陰握化權作新萬國褒嘉節義錫
以旌書風行而表孰不奔趨非有輶錯自率規矩四
維旣張五倫攸敘吳縣有婦姚妻氏黃年二十九良
人遽亡儲無儋石室若懸罄母子熒熒相依爲命霜
風淒其落月照帷間關機杼影與形隨人或憐之勸

之他適胡乃茹荼有薺如蜜慷慨自擔辭與涕俱何
以人焉而犬彘如我不卽死我志靡他我下從夫我
子如何子未成童掠於亂兵倚閭而望寒暑再更僉
曰已矣安知非死無子焉恃不嫁奚俟婦曰咈哉何
言之卑我志可易太山可隳太山可隳我志不易仰
天一慟血淚雨集時旣寧謚子亦生還雖無甘旨志
養攸全郡守御史交謂宜褒乃具封章乃請於朝乃
被綸音旌其閭里苦節之報庶其在是昔視其門門
則以席今過其門門有綽楔楔巍巍龍光有耀匪

爾之私俾世視倣嗟臣事君猶婦從夫凡百在位曷
鑒曷圖婦道不虧尙稱聖意臣節殫竭有不寵異刻
辭堅珉以昭鴻恩以揚清芬以詔後昆

何遜山先生贊

并序

晉城何氏自唐會昌中諱晉者避兵來婺其後子孫
遂爲婺人故吾婺之有何氏與安陽韓氏東萊呂氏
實同其盛衣冠奕世蔚爲望宗皆所謂能世其家者
也而於我蘇氏代有婚姻之好焉有若遜山先生伯
衡生晚雖不獲拜其烏履然其素行清言蓋嘗聞之

矣今觀趙魏公康里公之書讀祭酒許君之文能無
重老成人之思乎不揆末學輒係之以贊贊曰

退不絕俗進不同塵易之嘉遯先生其人況問學之
該博經術之精純續令緒於奕世備雅德於一身仕
不擇祿而全委質之義醫以自詭而推及物之仁用
能澤被乎鄉鄰望重乎搢紳聳一郡之文獻後百歲
而益振慨宰木其已拱孰儀刑之可親此所以想高
風於往日而嘆我生之不並辰也

夢芝軒贊

并序

華川先生王禕生於至治壬戌十一月十有七日是
年先生大父南稜公年七十歲是日則公始生之日
也前夕公夢芝產於所居之軒楣意者有異兆也禕
乃生遂告賀者僉曰先王夢禕之法無傳焉請筮之
遇離之賁筮人占之曰離火也文也艮山也賁飾也
巖巖者而有蕃草木華采有耀火自下燭芝雖異卉
伊草之族禕其以文鳴乎王氏其復興乎芝也其瑞
乎故繇曰篤實而輝光以繡於裳人文章也又曰利
上行南國之祥飾爲蓋其門有仇家乃昌也公旣得

繇因名其軒曰夢芝所以志也今天子定鼎金陵而先生遂以文學被遇由侍禮郎三轉而掌制翰林於是二百八十有八甲子矣然則南稜公之夢豈非所謂有開必先也歟哉里生蘇伯衡追爲之贊贊曰

恂恂碩人兮維德之行匪今則然兮曰自高曾有種必穫兮無善不徵芝兆於夢兮而明發孝孫以生頭角嶄然兮喤喤厥聲於嗟芝兮又何必乎九莖厥旣登崇兮天下文明猗與休哉兮匪家之祥維國之禎

宗忠簡公畫像贊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
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
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於帝聰
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已殞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
知媚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
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殿撰王公畫像贊

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浮光人自浮光徙閩自閩徙溫至公
九世矣公宋皇祐賢良儒志先生六世孫也諱益大

字居安累舉進士不合於有司開慶中獻平戎十二
策擢國史編校歷三省樞密院主事書門下省錄
事判太醫院主管崇道觀丞相陳宜中薦授右文殿
修撰德祐失國執節不仕以壽終於家其子與仕元
以樂清縣尹致仕推恩贈公承直郎同知瑞安州事
江浙提舉陳先生旅實銘公墓額則太常博士柳先
生貫篆焉伯衡獲從樂清君之孫淵瞻拜遺像而誦
銘文謹撫其概而述讚曰

有卓其識有壯其猷志欲吞乎戎狄榮爰獻於冕旒

無適不宜無試不効章交薦於廣堂位歷踐乎華要
宋鼎既移拂袖來歸酌東海以樂飲慕西山之採薇
生氣凜然遺像斯在雖去今已邈悠可想見在風采

虞文靖公眞讚

并序

故蜀國文靖虞公以碩學雄文際遇文皇帝師表海
內伯衡每誦其文未嘗不想見其人茲幸從危翰林
素得公遺像而拜焉既命工摹寫遂爲之讚夫以公
之盛德豈後生小子所能形容而伯衡尤區區如此
者蓋不勝夫仰止之私焉耳贊曰

生乎閥閱之門奮乎熙洽之辰接羣儒之統緒煥一
代之人文終之消搖邱壑時止則止始之雍容臺閣
道信乃信故能使人敬之若著蔡而於時仰之猶鳳
麟想聞其議論風采外至四夷退享乎榮名富貴十
有八春曷不觀此褐衣角巾委蛇如山瀟灑絕塵百
世之士全德之人雖儀刑其已遠凜生氣之如存九
原倘可作也吾敢辭執鞭之勤哉

太師韓國公畫像讚

堂堂韓公秉國之成鴻業以定經費以盈羣賢以進

百度以貞四夷以服品物以亨公初無作孰得而名
天實生之光輔大明天下之士睹其儀型想其風采
不謀同聲曰漢蕭何唐之立齡功成而退不伐不矜
袞衣朱舄安享尊榮蒼顏白髮時遊大廷其德日新
其福日增天子萬壽共享太平

譚君小像讚

堂堂乎果毅之姿卓卓乎雄深之略其材之奇由生
長湘潭衡嶽其功之高以戰鬪陬閩朔漠藹輕裘緩
帶之譽嘗賦詩而橫槊躬好賢下士之風每哺吐而

髮握時方際乎盛明年未及乎矍鑠吾將求之雲臺
麟閣君安得撫松於邱壑也

鄭氏三老圖贊

并序

曩余見睢陽五老圖於朱澤民所又從故相吳履齋
之孫琳見耆英圖其人雖不出於一家其生雖不同
於一氣想其以盛德高年參會於一時風采足以竦
動朝野雅望足以敦厚風俗可謂一代之盛美矣未
嘗不咨嗟歆羨而慨夫生不並時以爲恨也今鄭氏
兄弟三人伯陽仲德高蹈遠引於山林之中仲舒名

成身退於倦游之日而並爲一鄉之達尊且其人出於一家其生同於一氣慈愛良悌藹如也視睢陽洛社諸賢名位固不侔而其爲一代之盛美殆且過之矣而余也辱與之生同時居同郡且嘗獲望其間登其堂挹其光儀聆其緒論此余觀此圖類曩時咨嗟歎羨有加焉而又自以爲幸焉抑聞之隆古盛時上有聖賢之君則習俗淳厚民多壽考或上壽或中壽而天闕者無之今伯陽兄弟以垂白之年集處於麟溪之上雖天也亦惟國家仁厚之德涵煦之澤發祥

隕祉其民無異隆古是以鄭氏一門而三老出焉然則三人者優游佚道之中安享子孫之養而爲太平之民奚必引年復尸之令行袒割饋醕之禮加斯爲蒙上之賜哉矧強健聰明三人者如一飲食起居略不見衰憊態其福沛乎未艾也鄉人士君子歲時陳五豆六豆尊之長之於庠序之間觀一家之慶而聖朝之昌見焉則三老乃邦家之光豈止鄭氏之人瑞云爾哉其圖之也固宜咨嗟歆美之不足贊以一辭以配壽朋之什區區之情有不容已者矣而況仲舒

重有請乎贊曰

番番三老惟鄭之良既多受祉既壽且康亦既競爽
望于一鄉以我耆年際今盛世時和家給風清日美
式相告語無遠具邇仰有松竹俯有泉流可以休息
可以詠游今我不樂亦又何求伯氏攸居仲氏來趨
季從而後襜如翼如左圖右書其樂愉愉人孰無兄
人孰無弟食則同煬處則同宇老而益親疇若鄭氏
此令兄弟巋然鼎立自天厚之扶我人極天既厚之
又壽考之維國之華匪宗之老曷不觀此雪鬢霜髯

威儀秩秩七縣具瞻豈惟七縣一人其憲之

策題

國學公試策題八首

問爲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
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同
爲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
取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爲能斷也而或興
或亡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
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爲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

危不同焉學者之論事推其未至之理難爲說而抵
其已往之跡易爲言請陳此十二君者其始何得何
失而其後効相反以備請問之及襲其所以成而改
其所以敗庶有取也

問能稼而能穡斯謂之良農能獲而能烹斯謂之善
獵能開邊而能安邊斯謂之優於爲國故漢收河北
兵不再興唐復河隴未嘗出師今西蕃朔漠之地秦
漢唐宋之所不能有者我國家談笑而悉取之矣伊
欲使戎狄賓服不敢南向而牧馬洮隴幽薊之民目

不覩旗旒耳不聞鈺鼓而安於耕鑿必有良策二三子其悉陳之

問井田也學校也禮樂也此王政之大者也爲法雖不同而先後嘗相資顏淵問爲邦而孔子則以三代之禮樂語之滕文問爲國而孟子則以三代之井田學校告之然則此數者果可偏廢歟夫爲治未有不本於古而可行於今者也孔孟所言具在方冊其設施之次第願推言之以聞於上

問羲和之典厯后夔之典樂臯陶之典刑益之典鳥

獸稷之典稼穡皆守一職終其身焉近世仕者一人之身而兼數官者有之一歲之內而歷諸司者有之豈其人皆賢於古人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將徒知計班資之崇庫而恥於効一官歟抑拘於數易之制而材有不得盡歟夫唐虞之時洪水方去天下可謂多事而當其時事無不治今四方大定非有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往往廢滯夫安其分而專其智能於一職與夫急於進取而無常職其得失亦可見矣居今之勢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

問常袞之居相位也選舉不自專一命已上皆付之
定法可謂盡公無私矣而賢愚有同滯之譏崔貽孫
之居相位也未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可謂出乎
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得人之稱後之宰相以常爲
法乎則涉於避嫌以崔爲法乎則近於專權專權致
威福下移之謗避嫌失竭誠徇國之義而謂賢相爲
之乎夫古之賢相孰有加於伊尹傳說周公召公者
乎伊尹則敷求哲人傳說則旁招俊乂周召則明揚
俊民旣不自以爲嫌而其君亦不以爲疑是果何道

歟爲相不師伊傅周召顧自處於常崔之間抑可不
可歟請爲之說

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學校而言學校可乎有虞
胄子之教專之於后夔成周國子之教總之於樂正
則樂豈非尤學士之所當重歟後世何以希闊而弗
講歟古者興師其出也受成於學其反也獻俘獻馘
於學則兵豈非亦學士之所當知歟後世何以忌諱
而弗談歟所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指六藝爲
器之末所習者無過記誦詞章之間而視六德六行

爲空言後世之學校果三代之學校歟夫何佻健城
闕則其習至於今而尙存成材就實則其人質諸古
而有愧豈非學校僅以著令而存其教養之法已疎
歟然六館三學之士或叩闈上書而挽留先生或倡
明大義而不汙僭僞或指斥權臣而竄責不恤亦當
見之而君子以爲盛事果何以致之歟其豈所謂不
待文王而興者歟國家建首善之地於京師二三子
遊焉息焉豈惟稽往行以自鑒擇善者以自從而已
凡古法之當施於今與今日之所當務者極陳之以

修舉缺陋使教道興而人材盛亦有司之望也

問穀爲六府之一農居八政之首是故爲國先務未
有或先於訓農者也今天子每歲孟春躬耕籍田以
率天下之民郡縣之長吏皆兼勸農之職重農亦云
至矣是宜事本業之徒什伯於逐末作之輩也而田
里之間地有遺力而民多遊手何歟將盡驅之緣南
畝歟則井地之法未易復限田之制不可行何以給
之不爲之禁歟則國家之調度一切取贍於有田之
家不能無腴削之病而操奇贏者顧安享厚利將見

背本而趨末者滋眾品調消息之使農民無所傷而
遊民無所利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之乎

問商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周書曰不于古訓於
何其訓是以夏商周之有天下其損益者有之而所
因者猶一曰董仲舒以謂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
道之實者是也自秦人廢古而先王維持天下之大
經大法蕩然無復存焉者矣漢興掇拾於煨燼之餘
夫豈無一二爲先王之舊然自秦迄今千五六百年
時君世主初未嘗諄諄取法之爲務也而不害其

爲有天下有天下而最盛者莫過漢唐漢之法大抵襲秦唐之政一切因隋而其治則皆幾乎三王乃若新莽之復井田宇文周之復六官可謂篤於師古者矣而無救於其昏亂敗亡何秦隋之制可以傳遠而先王之法度顧不可以垂憲歟夫豈高帝之大度文帝之仁厚宣帝之勵精太宗之英武乃致治之資而莽之惡宇文之庸固自有取亡之道歟將善復古者貴求其實而不貴慕其名在得其意而不在泥其迹歟不然豈所謂世殊事異不相沿襲者不誣而商周

之書乃虛言歟幸推明其故

蘇平仲集卷二終

卷二

蘇平仲集

三

退補齋

松平翁集卷二終

松平翁集卷二終

蘇平仲集卷三

明蘇伯衡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說

養素齋說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爲甚夫古之士爲聖爲賢
達則能以名位養功業以道養天下以政養民不達
則能以著述養萬世而今之士不免爲鄉人而於聖
賢之所能爲者皆莫之能焉夫今之人所食者聖賢
所食之粟也所衣者聖賢所衣之帛也寒而火暑而

風晨興而夕寐無不同之目以視耳以聽口以出納
手足持且行亦無以異也何獨聖賢之所能而不能
乎且聖賢者其形與吾同其性與吾同非四耳而三
目六五常而二心也而吾身之所具者亦未嘗缺其
一也彼聖賢何獨能爲吾之所不能者耶亦惟養之
有素而已耳蓋人之所以爲人者不獨身焉爾也周
流乎身者氣也主宰乎身者心也存乎心者性也發
乎心者情也聰明而不惑者智也勇敢而有爲者志
也寬裕而有容者度也特達而有能者材也堅忍而

有立者節也而皆不可以不素養也節不養則隳材
不養則偏度不養則隘志不養則陋智不養則昏情
不養則流性不養則失心不養則放氣不養則餒身
不養則不安慎起居節飲食所以養身也直所以養
氣也寡欲所以養心也存誠所以養性也執禮所以
養情也致知所以養智也自強所以養志也正大所
以養度也問學所以養材也廉恥所以養節也節養
則全矣材養則成矣度養則宏矣志養則不可奪矣
智養則不可罔矣情養則不誘於物矣性養則不蔽

於私矣心養則無往而不存矣氣養則無往而不大矣身養則無往而不泰矣養之有素而至焉者之謂聖養之有素而未至焉者之謂賢不養則鄉人則夷狄人今也不此之養而徒養其口體稍異焉者則文飾以養其過吐納以養其生朋黨以養其交矯僞以養其望奢侈以養其欲而庶幾乎聖賢養功業以名位養天下以道養民以政養萬世以著述宜其不能哉是故不徒養口體者知貴其身者也不爲今人之所養者能拔其類者也是所謂能以古人自任者也

平陽吳元範氏敏而好學貧而有守以養素名其齋
余病世之士養之無其素也久矣喜元範之知所養
又恐其未知養之之方也故爲說以遺之

慎修齋說

平陽有雅德之士曰宋以廉氏年幾六十不懈於學
故有讀書之齋名曰慎修間謂余曰願爲著其說以
相吾志余曰至矣哉子之所以名齋也鄙人何足以
知之何足以言之雖然昔者嘗私淑之矣唐虞三代
之聖人或兢兢業業或孳孳慄慄或翼翼亶亶皆所

以慎也故曰慎徽五典曰慎乃在位曰慎厥麗曰慎
德曰慎罰曰庶慎聖人若是其慎者無他天體物而
不遺人物之生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一念苟
不慎焉一息苟不慎焉則人僞參之而天命幾乎息
矣而吾與天二矣而失吾所以爲人之道矣焉有失
爲人之道而身修者乎而可以爲人乎此所以慎之
而不敢朝夕以寧也嗚呼於穆不已者天純亦不已
者聖人聖人與天同運宜若無事乎慎而其慎猶然
學者固可忽焉而不慎哉慎之奈何如執玉如奉盈

如見大賓如承祭祀如臨師保不覩而戒謹不聞而
恐懼所以持其心克如是則知所以畏天矣知所以
畏天則知所以事天矣知所以事天則循乎天而不
失所以爲人之道矣身其有不修乎蓋命於天而具
於吾身而著於吾身而接於吾身者各有五具於身
者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斯五者其名曰五性著
於身者貌也言也視也聽也思也斯五者其名曰五
事接於身者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
斯五者其名曰五倫慎則由乎仁而親疏無不愛由

乎義而裁制無不宜由乎禮而品節無不當由乎智
而是非無不察由乎信而言行無不實五性於是乎
盡焉慎則貌極其恭而作又言極其從而作肅視極
其明而作哲聽極其聰而作謀思極其睿而作聖五
事於是乎得焉慎則君臣以正父子以親夫婦以別
長幼以序朋友以信五倫於是乎敦焉身其有不修
乎慎者修之要也修者慎之効也非慎固無自而修
非修又烏足爲慎不慎而無不慎聖人也慎而後慎
賢人也無忌憚而不慎小人也聖人不慎而無不慎

故其身不修而無不修賢人慎而後慎故其身修而後修小人無忌憚而不慎故其身放僻邪侈而不修由是言之學者亦俛焉自慎而已苟或不慎日以其心與事物相轉旋於無窮幾何其不爲無忌憚之小人也存亡係於操舍而吉凶生於敬怠不慎則至於爲小人夫何足怪然則慎之於人也亦大矣如之何不慎余於子之名齋寧不重有警乎書曰慎厥身修思永則願相與共勉之也

默齋說

天下之道有小者近者費者而又有大者遠者隱者
其小者近者費者我可以言傳也人亦可以言求也
其大者遠者隱者不可以言求諸我也猶不可以言
傳諸人也言不可得而傳也故夫子罕言命不可以
言而求之也故子貢得聞夫子之文章而不得聞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夫言傳不可也豈不可心授乎夫
言求不可也豈不可心領乎焉有心授心領而不默
焉而契若針之於石者乎此非苟默而已矣誠以爲
道至微妙非言語所能形容也苟闡道而事乎言語

之末非惟不足以盡之且將開是非之端而好奇立異者不勝夫紛紜也孰若默示以行而使之默悟之爲愈哉是故善學者欲求父子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親欲求君臣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義欲求夫婦長幼朋友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別所以序所以信而於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未得則默而思也既得則默而行也扣之而不答也難之而不辯也詰之而不告也咻之而不顧也吾方深思力行之不暇而暇答暇辯暇告暇顧乎哉如是則其於道也察之精矣見

之審矣得之深矣執之固矣昌言不得而排之高談
不得而動之新說不得而惑之飛語不得而沮之夫
安往而不默乎故其默也豈三緘其口哉默契於無
言之域也雖欲不默其能不默乎彼囂囂者皆於道
無得者也不惟無得亦未嘗見焉卒然而問而莫知
夫問之爲是爲非泛然而應而莫知其應之爲非爲
是而遽然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是非未脫口而左右
前後之毀譽已盈耳則又譁然而與之爭雖欲默其
能默乎而況爲學之務先治其心心之在人也未應

接欲靜將應接欲明既應接欲一而主默焉默則無
慮默則無欲默則無爲無爲則一無欲則明無慮則
靜靜則足以制動明則足以燭奧一則足以御煩默
也者心法也故善學者務之遊於夫子之門三千人
而秀出其間者獨顏回從事心齊而終日默如愚而
夫子亦獨稱之曰好學甚矣默之難也是故顏回慎
默也慎默而後恭默恭默而後淵默雖堯舜之治天
下亦豈外淵默哉都俞吁咈是不得已而然也要其
極致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蓋其精神心術

常與造物遊於無聲無臭之表其默其天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必若後世之君臣日夜勞於論議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中國自治四夷自服也至哉默乎爲學之先務爲治之要道乎禮部侍郎栝蒼吳君景玄嘗以默名其齋而徵說於余余謂景玄昔處山林而事學也旣以顏回之所以治心者治心今處朝廷而事上也當以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治天下則其爲此齋也非徒與共學者默契於無言之域而已因爲著余之所聞者以爲說且將觀厥

成焉

存齋說

言小而可以喻大者吾於吾鄰徵之矣西鄰之姬亡其珥東鄰之媪往唁之曰何唁曰聞姬珥亡以故來唁曰視吾耳存乎曰存珥亡而耳不亡吾雖亡珥而吾不戚也而媪吾唁則亦過矣曰姬之珥金玉也金玉重寶也姬亡之何以不戚曰耳能聽斯貴矣非以金玉爲珥而貴之也珥之存亡於耳何加損而戚焉於戲人之有身不猶其有耳乎而爵位之於人不猶

珥之於耳乎所貴乎人身者以其有仁義之心而已矣豈以爵與位而貴哉仁義之心天之所以與我者也爵位非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存乎天之所以與我者雖無爵位不失爲貴也亡乎天之所以與我者雖有爵位何足貴也是以仁義之心不可不存而爵與位不必存奈何世之士於爵位則知存之而於仁義之心則不知存之古之士存其不可不存者而不存其不必存者故不可不存者存而不必存者不至於亡今之士不存其不可不存者而存其不必存者故

不可不存者不存而不必存者亦終於亡夫亡而後
存焉固不若不亡而存者焉亡而知存焉猶愈於亡
而不知存者焉豈惟爵位以仁義而存哉存亡之間
君子庶民之分也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庶民之所以
爲庶民係乎仁義之心存與不存則忽焉而不存之
可乎哉且夫是心與生俱生無不存者也有不存者
奪於欲利之心而無所不欲云耳故曰其爲人也多
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
寡矣欲之爲人害固如是乎然則果能視凡可欲之

物如吾之鄰之姬之視耳而視仁義之心如其視耳則不可不存者不存吾未之信也李君伯章以其號存齋徵說於余伯章嘗倅應天府知常熟州今僑居平陽與編氓伍他人處此將不勝戚戚焉伯章何以無不豫之色有自得之意也豈不以存夫天之與我者哉豈不以存夫天之與我者哉其號曰存齋也宜矣余辱交伯章有年知之深故爲之書

常吉孟迪字說

國子生常功遜從余遊有年矣一日作而請更其名

余乃名之曰吉字之曰孟迪生曰名若字先生旣命之矣其義何居幸承教之則語之曰大易之卦陽爻多吉陰爻多凶其故何哉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之於言也不順乎道不言君子之於行也不順乎道不行言焉無過行焉無悔夫安往而不吉乎小人之於言也不順於道亦言小人之於行也不順於道亦行言出而過行發而悔夫安往而不凶乎故曰惠迪吉從逆凶迪言善逆言惡惠迪從逆猶言向善從惡也且夫吉凶豈有常哉然君子常吉非天之福吾

君子也君子所爲者常善有致吉之道也小人常凶
非天之禍彼小人也小人所爲者常不善有取凶之
道也故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生
以忠武王之孫定遠侯之子國之右族家之貴介而
資質純朴氣象安和不謂之吉人其誰信之如欲自
童而冠冠而室室而仕仕而休動無不吉亦惟自一
話一言以至於飲食起居造次顛沛而必惟道是從
而已自一話一言以至於飲食起居造次顛沛而必
惟道是從生其爲庶常吉士矣箕子所謂身其康強

子孫其逢吉家用平康豈不於生見之乎生尙因余言而益向道哉

范氏二子字說

余游平陽范君元璉見其二子伯也俊拔而倜儻仲也樸茂而周慎皆稱其家他日元璉請曰名昞字士東吾伯子也名昱字士寅吾仲子也願賜之字說使得以勉焉韻書昞也昱也均爲明也夫天下之至明者無過乎日而天下之所恃以爲明者亦無過乎日日之出也求一物之不見不可得也日之入也求一

物之見亦不可得也夫日之明故無不燭然其明嘗
自東自寅始東明之方也寅明之時也中於天自東
而升也至於午自寅而進也於酉於酉則云暮矣昞
與昱之冠也以之二言製而爲字豈非本其始乎所
以必本其始者我知之矣時乎寅也日出東方是爲
平旦夫人爲平旦之時其清明之本體與日同量而
其致用之功足以繼夫日之所不能焉清明之氣正
氣也雖日以之而光況於人乎人不能無欲者也及
乎晝而交於物則勝於客氣於是昭昭者昏昏矣夫

是以貴於存養也清明之氣固當存養而存養舍敬則何以哉東方發生之地也寅者敬之謂也養老於東學迎春於東郊祖生氣也朝日曰寅賓天地曰寅亮亦不外乎敬也昞爲昱之冠也以之二言製而爲字又豈非使之敬以存養而滋長是氣乎夫惟主敬而後正氣充周正氣充周而後天理流行天理流行則物之在外者安能累我而明之在內者焉往而不猶曰哉發之爲事業赫乎其光輝著之爲文章煥乎其光潔昭之爲聲名燿乎其光大而於稱夫名之美

也何有兄兄弟弟一本而成因余之說交致其勉此
嚴父之志也亦余之所望也

戴生名字說

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陰陽而已矣其光爲日爲月
爲星辰其威爲風爲霆其舒慘爲雨爲露爲霜爲雪
其氣爲寒爲暑爲燥爲溼爲明爲晦其時爲春爲夏
爲秋爲冬其跡爲鬼爲神其徵爲休祥爲妖孽其運
爲泰爲否其凝爲山其流爲川其生人爲男爲女其
生物爲草爲木爲鳥爲獸爲昆蟲爲魚鱉而莫不有

牝有牡有雌有雄其位爲君爲臣爲父爲子爲長爲
幼爲夫爲婦爲君子爲小人爲中國爲蠻夷戎狄其
於風俗爲滄爲濶其於天下國家爲理爲亂其存乎
人也於性爲仁爲義爲禮爲智爲信於情爲喜爲怒
爲哀爲樂爲愛爲惡爲欲於身爲榮爲衛於質爲剛
爲柔爲強梁爲懦弱於資爲明爲闇於行爲善爲惡
於是事爲吉爲凶皆陰陽之所爲也而皆不可不和也
於是聖人作樂以和之聖人之作樂也亦取諸陰陽
而文之以管磬絃匏鐘鼓柷楬而已是故六律陽也

六呂陰也爲之度數爲之鈞節以調律呂以諧音聲
而平其曲直均其繁瘠敘其小大比其終始使之秩
而不亂協而不乖不凌不犯不沾不滯則無不和矣
取諸陰陽者無不和凡陰陽之所爲者有不和哉由
是動盪其血脉流通其精神啓發其善端禁遏其邪
忠克其資質之偏全其性情之正成其文武之材胥
爲吉士之歸由是閨門之中父子親長幼敘夫婦別
由是朝廷之中君臣正上下辨政教興由是郊廟之
中天神降地祇出人鬼享世運由之以昌風俗由之

以美風雨由之以時三光由之以明四時由之以順
六氣由是而不爲災休祥由是而畢至妖孽由是而
潛消萬物由是而各遂其生君子小人由是而各得
其分中國由是而寧四夷由是而服天人一原感應
無間如此然後可以言樂如此然後可以言和非軒
轅氏之大卷唐陶氏之大咸有虞氏之大韶夏后氏
之大夏殷人之大濩周人之大武孰能與於此哉後
世德之盛極之建不能庶幾六代之聖人方是時也
非無管磬絃匏鐘鼓控楬而迄莫能事神祇和上下

美教化移風俗息災害遂羣生位天地則知樂者聖人作之而初不徒作之今徒見八音之陳列則謂之樂五聲之鏗鏘則謂之樂是知有器之樂而不知無器之樂也有器之樂工能和之也無器之樂非工能和之也工之所能和者末也工之所不能和者本也今夫樂不惟有本抑又有要而皆在乎人也何謂本和之謂也何謂要身爲律而聲爲度之謂也本之立者樂不勞而和要之得者和不期而至聖人之於樂也非本立而要得哉蓋聖人之體天地之帥也聖人

之性天地之德也聖人之聲天地之和也天地之帥
以爲體天地之德以爲性天地之和以爲聲獨聖人
哉吾猶聖人也聖人能立其本得其要以和陰陽而
吾獨不能乎反諸身而已矣求諸心而已矣自強不
息而已矣浦江戴生叔能甫之子也年甫弱冠而有
志於學其名曰樂而其字曰和之吾友方希直旣發
其端以致其勉余也能不思所以繼之故因其請而
申之說如此生歸質諸尊人其亦以爲弗畔矣乎

譚氏三子名字說

長沙譚君濟翁有子三人伯名棨仲名棐季名集於
是以告伯衡曰吾伯子仲子生於金華葉儀先生嘗
爲著名說而皆未字也願爲我字之辭而祝之夫斯
禮也古者冠而行焉今吾之子皆未冠也而行斯禮
焉庶其早知而夙成也幸無以爲變禮而辭焉伯衡
辱交濟翁今踰一紀矣而識三子自其孩提之日俊
爽而英發皆令器也能忘愛助之情乎其敢以不敏
辭乃祝之曰有衣之戟此之謂棨門之貴盛則列乎
是棨雖一器足以顯人之門地而況於人豈不能乘

時策勳以顯其親嗟小子棨字爾公顯爾尙勗哉朝
夕以賢哲自勉正弓之槩此之謂棨弓之弛張則資
乎是棨雖一器足以輔弓之張弛而況於人豈不能
行道濟民以輔其君嗟小子棨字爾公輔爾尙勗哉
朝夕惟賢哲是慕嗟小子集公義爾字集之爲訓猶
積云爾海之深也積水天之高也積氣道積于躬君
子攸貴尙論其要莫先積義義積則氣浩然充塞乎
天地當大任處大事臨大節決大議沛乎其有餘裕
勗爾公義尙敬內而直外勿始勤而終懈旣祝已又

語之曰顯親子道也輔君臣道也積義爲學之道也
大抵皆人道之所當務也夫盡子道不盡臣道不可
以爲人盡臣道不盡子道而可以爲人乎又焉有爲
學之道不盡而子道臣道克盡者乎然則人而事親
出而事君固三子之所同也俛焉而爲學三子可不
交勗之哉苟交勗之則爲人之道孰有不盡乎三鳳
也昔見於薛氏而今於譚氏見之矣三子者勗之哉
勗之哉

樓彥珩字說

佩於身之左右者曰佩。職乎佩之間者曰珩曰瑀曰
琚曰璜曰衝牙曰組。珩瑀琚璜衝牙組皆佩之具也。
而莫要於珩珩也者上橫者也。三組繫焉而中組之
末衝牙懸焉兩旁組之末璜懸焉瑀貫中組之半焉。
琚貫兩旁組之半焉而交貫瑀中上繫於珩下繫於
璜。又兩組焉佩而非珩則組無所繫。組無所繫衝牙
璜以懸之。琚瑀以貫之亦安用之。故曰佩莫要於珩
也。夫惟莫要於珩是以佩有白玉有山玄玉有水蒼
玉有瑜玉有瑤珉而莫不有珩。有瑀有琚有璜有衝牙有

組而莫不以珩爲要焉白玉也山玄也水蒼也瑜也
珉也其色不同其品不同其爲玉則同自天子以至
於士其佩一用玉者無他焉於焉比德而已矣德之
用無有貴賤故玉之用亦無有貴賤必有德也故必
有佩也身不可以須臾去德身其可以須臾去玉乎
哉古者上之爲天子次之爲諸侯又次之爲卿大夫
下之爲士其於玉也固無人不佩焉亦無時不佩焉
後世則唯仕者然後佩焉又惟郊廟之間朝會之頃
然後佩焉後世之於玉也雖不得人人而佩之時時

而佩之而生也名琚字珩豈不猶佩之哉今夫名父
兄朝夕呼生以之今夫字朋友朝夕呼生以之則琚
與珩亦既不絕於耳矣耳之接乎其名也猶目之接
乎其形也形之所在德著乎其外名之所在德寓乎
其中而吾於其形佩之以身而吾於其名佩之以心
佩諸身卽其德而比焉可也佩諸心思其德而比焉
可也此不亦君子所以貴玉之意歟嗟乎所爲貴玉
者貴其德也貴之故佩之佩之所以求似之也豈曰
觀美云乎故佩之而不似之人則病之矣貴之而不

得佩之故名之名之亦所以求似之也豈曰假借云乎苟名之而不似之則人有不病之者乎然則生之比德於玉也寧尙可得而不汲汲乎而余也異日將於生觀德焉乃若玉之爲德孔子言之聘義記之要不待瀆告也生義烏人姓樓氏今肄業國學來徵字說故爲生誦之云

染說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橐廬

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澆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熾
之漚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
一人再入三人五人七人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
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
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
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
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
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
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於目而愛玩

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

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於口而書於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

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尙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穎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於妙矣其視六經豈

不有選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
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
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
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
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
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緞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
以言色可不及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
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
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之縉紳以至四

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爲不可及
余每過宋公退卽希直讀其所爲文未嘗不擊節而
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
於文故因以此勉焉余自蚤歲徒盡心於文章垂五
十而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
直得余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余哉此
余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

傳

繆美傳

武毅將軍繆美壽州安豐人歲壬辰江淮大亂集勇
士捍鄉井推陳也先爲主帥乙未夏與陳也先渡江
而南察陳也先所爲後必敗以丙申春三月率所部
千餘人馬三百餘疋自歸上於陰巷上以屬故越國
胡公是月從胡公攻下建康出北門追水寨軍乘勝
克鎮江丹陽五月克廣德宜興八月攻常州所過屯
堡若金澤楊思明皆降丁酉春二月拔紅菱橋洛社
諸寨三月克常州四月從攻寧國會長鎗援寧國美
與戰殺獲甚衆旣下寧國復從攻下徽州七月苗軍

楊完者侵徽州出戰西門又出北門戰又戰於東門
連捷追北二十里戊戌春從襲阿魯灰院判營破之
進攻於潛昌化獲其縣印上之三月從攻嚴州道遇
長鎗戰卻之進拔嚴州五月僞吳張士誠與楊完者
合軍犯嚴州敗其舟師東門追至大浪灘而還又分
兵出西門獲其精銳自是苗軍勢衰矣八月壽昌急
領其兵援之十月克蘭溪浦江用降人蔣元帥爲導
取義烏遂會胡公金華城下上至金華美從胡公大
敗處州胡深元帥軍梅花門外逐至菱道盡獲其輜

重金華遂降己亥正月分兵取諸暨略地至紹興一月還次金華十一月復從胡公擊處州處州軍據礬嶺其地險隘眾莫利先登美率敢死士持挺魚貫奮擊奪其壁以入我師守將石末參政棄城而竄分兵略定浮雲得元帥葉琛使諭元帥胡深曰今上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時自附將誰與戮力且去年爾之眾戰而大敗今年我之師不戰而勝則天意亦可見矣與其阻險偷生旦夕孰若改圖可以保富貴也深然之出降龍泉慶元皆平遂以胡深葉琛

暨劉基入見內出銀碗文綺賜之而遣還金華庚子
四月除胡公帳前萬戶閏五月從擊信州僞漢陳友
諒軍狼狽引去胡公還師金華留美從林都督守信
州辛丑二月以其師取石港五月張士誠軍犯諸暨
胡公促美部兵東還禦之遇於楓橋戰卻之未幾陳
友諒軍犯信州復以永嘉侯檄往援行至草萍聞敵
保玉山馳赴之戰於東津橋以寡敵眾無不一當百
敵懼而卻遂復玉山永嘉侯命爲前鋒比達信州又
命結營敵壘之後絕其歸路城中聞援兵至開門夾

攻友諒軍脫者無幾上聞之出銀碗一文綺三卽賜之壬寅春胡公命引兵還金華至常山聞胡公爲蔣英所剽乃兼程進至金華發喪張士誠軍乘胡公之喪攻諸暨急曹國李公遣美以援請於守將曰夜斫其營其眾可亂而走也從之呂副樞果棄輜重僅以身遁事聞有御衣之賜甲辰三月移守嚴州四月謝再興舉諸暨叛附張士誠美從胡參軍城新城敵撓我版築美統奇兵出敵背決戰敵敗北而城以完遂畱守焉乙巳三月張士誠大舉圍新城號二十萬聲

振浙東美初應之北門之外覆斗巖之下敵攻西門
又趣當之再戰再捷會曹國公大敗之於龍潭美逐
其餘黨至湖頭受上賞丙午正月從王指揮援浦城
拔無蓋洞舡山寨遂敗陳友定軍於舡山大寨五戰
而入浦城洪武元年春從下建寧延平四月復從林
都督殄海寇於昌國十二月除武毅將軍管軍千戶
明年春從曹國公北征克景州薊州惠州戰錦州六
月從攻上都復取道通州往援大同戰黑河遂與大
軍俱還北平三年二月從華都督攻下雲州五月復

從曹國公擊上都敗蠻子太尉軍於察罕腦兒進攻
應昌分兵擊花環寨曹國公命護送江文清士馬至
北平十月班師南還定封行賞錫以世襲之命則四
年二月也六年夏城中都而以七年春移戍平陽平
陽岸海而故城規制弗稱美改作之在平陽八年年
未六十輒致其事君子以爲急流勇退有賢達之風
云

史氏曰自古豪傑之士其克成功名非獨有過人之
材略要必又能擇所從而去就焉馬援不舍隗囂而

歸漢光武尉遲恭不舍劉武周而歸唐太宗將翦爲
俘囚之不暇尙可望新息鄂國之封哉夫元之將亡
與陳也先共事者亦多矣獨繆將軍逆知其無成而
決意臣附今天子於草昧之初繆將軍今也勳在帝
室爵爲武毅位冠千夫澤流後嗣不亦宜乎於戲去
就之所關繫豈輕也哉

武德傳

武毅將軍武德壽州安豐人至正末江淮用兵以材
略應募爲義兵百戶累功至千戶慨然有志於功名

而共事諸將皆不足與成功從元帥張鑑渡江轉戰
寧國太平之地且三四年言於張鑑曰天生勇猛之
姿堂堂雄萬夫今日屺於東明日屺於西事勢可知
矣不早擇所依一旦與草木同朽腐豈不可惜哉張
鑑善其言乃以丙申三月相率自歸今上九月從鄂
國常公攻毗陵將下而從常公援魏國徐公於牛塘
明年三月復從攻毗陵克之五月與張鑑攻下秦州
六月攻高郵七月除管軍千戶十月從曹國李公赴
常公於池州戰尤力流矢中右股拔去之血流至踵

弗顧戊戌三月從取於潛昌化三月乘勝克嚴州賚以銀碗由千戶爲萬戶五月苗楊左丞軍軍烏龍嶺德曰可襲取之願爲先驅李公問曰何以知可襲取對曰乘高覘之見其軍勢首尾衡決部曲時徙舉不安又其聲囂以此知之李公以爲然從李公出擊覆其營十月移兵取蘭溪十二月上至金華其守將甯安慶以城降從入金華己亥正月分兵克諸暨三月復從李公擊紹興鼓勇爭先右臂傷而戰自若李公曰人人如武某何戰不捷哉賚米三石加銀碗後二

年二月王保反金華越國胡公遇害賀仁德反處州
院判耿公遇害浙東震動德以是月從李公定金華
三月從張指揮進擊處州遇賀仁德軍於劉山德馳
當之戟手罵仁德曰爾初無容足之地來歸我國家
我國家命爾爲元帥爾不思報効而行叛逆若爾者
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誅爾死在頃刻尙敢逆戰耶
仁德大怒揮戈刺德中右股德引刀斷其戈追擊之
大聲呼殺人諸軍繼之仁德敗走爲背城之戰德又
獨以精銳突入其陣鏖戰仁德遂爲其下所誅處州

平回守嚴州甲辰官制行改管軍百戶乙巳三月僞
吳張士誠軍犯諸暨從李公擊退之資綵繒二李公
遣從朱指揮援浦城所過若金剛橋無蓋洞諸寨皆
下丙午春江山之十四都民據山寨爲亂從徐元帥
直抵其處羣盜大驚德徐曉以禍福則相與羅拜願
貸死悉撫定之洪武元年正月復從李公下建州劔
州汀州還師從都督林公捕海寇昌國之蘭秀山七
月復從李公南入閩悉定閩溪諸寨十一月李公請
於朝以爲管軍千戶而命下以十二月階武略將軍

三年移衢州四年朝廷定功行賞賜世襲制書文綺
三絹如之三年靖海侯吳公出行邊德被檄赴靖海
侯於平陽靖海侯察其可屬任而平陽重鎮外控島
夷命就鎮平陽十年換武毅將軍鎮平陽八年年將
六十乞致其事得請則十四年春也其冬上以海內
悉平定而雲南獨外聲教選將統諸衛軍合十萬致
討以德宿將命與諸大將將兵偕行

論曰昔馬援去隗囂歸光武輔成漢業爲漢功臣封
新息侯歸老私第及光武命援將兵討交趾援雖老

不敢辭蓋忠盡之臣心乎報國身之不恤義當然也
武將軍棄昏事明委質聖朝去就之間動中機會至
於起自休致出從征伐聞命卽行慷慨許國其智識
忠義於援豈非異世而同符也哉書之簡冊千載而
下想其風烈孰不歆慕援不得專美於前矣

蕭壽傳

承信校尉蕭壽者德安人也字君美年十六喪其父
而克自奮發以樹其家識者已知其不凡年二十陳
友諒起荆湖拔爲萬戶友諒寇池州太平壽皆在行

日夜思自拔歸附大明不得間不克如志居嘗鞅鞅
歲癸卯八月今上親率諸將與友諒戰彭蠡湖戰鞋
山戰湖口友諒中流矢死壽同事者率還立友諒子
理于武昌壽乃乘間以所領舟師自歸上於禁江賜
以米十石命隸鎮江奕甲辰夏始授總旗從周指揮
守嚴州乙巳四月僞吳張士誠軍軍大浪灘其舟如
織壽乘快舸挺戈而前眾皆披靡大軍繼之士誠軍
大敗追北二十里有白金之賜八月士誠軍復犯烏
石從嚴元帥出擊敗之獲戰艦一僞萬戶一人仍賞

以白金加織文丙午八月從曹國李公取桐廬富陽
餘杭十一月乘勝下杭州吳元年正月李公奏爲管
車百戶二月命下九月從永嘉侯朱公攻台州先登
火其浮橋獲馬二戰艦二賞白金如初台州旣下分
兵守黃巖水砦十一月大軍南攻福建諸路壽田海
道領舟師夾攻洪武元年春福建諸路悉平還次金
華四月海寇據昌國之蘭秀山構亂從都督林公擊
定之七月復從李公拔閩溪諸寨二年正月進昭信
校尉統於徐指揮從李公北征則其年二月克惠州

錦州大寧全寧遂度遼河敗慶僧國王軍進攻上都
回次通州八月往援大同敗孔興脫烈伯二國公軍
明年五月從擊興和應昌慶州高州分兵援虹螺山
等屯堡遂及大軍與蠻子太尉軍戰于駱駝山而以
七月還金華四年二月世襲制下賜文錦繒各六端
役二年之三月由金華移平陽十年四月換承信校
尉十四年冬與千戶馬俊出擊山寇自平陽之林來
浦越龍潭過泥輿以破吳崑砦駐小龍銀屏砦以扼
萬松林歷福寧之岑嶺吳村際頭轉而涉瑞安之烏

山萬丈林會大軍以殄餘寇凡破數十砦斬首二百級生得僞官士卒三十人奏功賜楮幣

史氏曰人材之生必於興運匪獨將相重臣兩有文武凡厥僚屬亦一時之選也千載之下尚論其世知有伊呂蕭曹而已其能因事見於方冊者幾何人哉壽事明棄昏執干戈從征戰驅馳四境之外輔成一統之業亦可謂能矣而使之無稱可乎故其事余喜爲之論次焉

范幹小傳

柏軒先生質行君子也聞人之善輒好語獎之聞人之不善輒法語繩之先生曰吾豈尙口哉吾恐夫人不得爲善之利也而怠故思所以激之激之故獎以好語也庶使人歆慕而勉焉耳吾懼夫人狃於不善也而滋故思所以匡之匡之故繩以法語也庶使人愧恥而戒焉耳先生鄰里鄉黨之人因先生之言而恤其先人之遺孤而葬其嫻族之無主後者有之兄弟異爨而復同居者有之屠沽而折節爲士者有之而爲不義者至戒人無以聞於先生或過先生謝焉

或遇先生而面發赤焉先生蓋有道者也蓋王烈郭
泰之徒也然余有感焉世之爵祿得則富貴失則貧
賤此其可歆慕也豈直好語比乎邦君大夫以勸夫
善者而曾莫之勸也世之刑罰輕則鞭笞重則劓刖
此其可愧恥也豈直法語比乎邦君大夫以懲夫不
善者曾莫之懲也法語不足以傷人之形軀好語不
足以濟人之匱乏而其使人懲勸也顧反捷於邦君
大夫之所操者此其故何耶既而思之豈毀譽之出
乎公論而予奪牽於私意歟豈此之德孚於言而彼

之令未信於下歟豈人可以理論而不可以利誘威
怵歟不然大之不榮而榮其小大之不愧而愧其小
人之情固然耶使刑祿果不能勸懲也則聖人何設
焉先生名幹字景先婺之金華人文懿許公之高第
弟子自號柏軒人因稱之曰柏軒先生云

胡嘉祐傳

義士胡嘉祐永康人字九祚永康在婺之東南在處
之西去處之縉雲可三十里元之季處屬縣寇蜂起
元帥石抹宜孫雖剪之以兵不能止也於是縉雲弱